我是潮州人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我是潮州人，出生在汕頭，原籍廣東惠來。因為惠來是廣東一個不顯眼的窮縣，而且往往被人誤認為是「惠陽」。惠陽講客家話，鄰近香港，居港的人不少。因此我情願說自己是汕頭人，以免和惠陽人混淆。其實惠來也出過不少名人，如抗日名將翁照垣，是十九路軍的一位師長；如林連登，是東南亞著名的僑商。還有一個著名的漁港神泉，是中國有天然「海市蜃樓」的兩個地區之一。

愈窮愈要鬧革命，家父便是惠來最早的革命者之一。早年潮州人到來香港，不少人是在三角碼頭當苦力，後來有人賺了一點錢，便做小生意，最流行的是在西環開舖頭賣鹹魚，當時鹹魚欄都是潮州人經營。到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開銀舖的，有經營地產的，逐漸形成一群中小型工商業者。到了香港地產興旺，就有不少潮州商人因此致富，形成一批潮籍的大資產階級。

日前舉行的潮屬社團總會新一屆的理事就職典禮，到場的有二千餘人，是香港族群的一大盛會。官商聚首一堂，極一時之盛。與近一世紀前的多是碼頭工人或小商小販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

我算是潮州人中的「小資產階級」。有幸在戰爭亂世中能完成小、中、大學學習。不過，有人說當年即戰後的年代，香港有許多「發達」的機會，如果不是投身教師這個不易致富的行業，也許名成利就。不過，我絕不會後悔，幹了近七十年教育事業，培養學生逾萬。眼看學生們都有成就，回校來叫一聲老師或老校長，心裡頭總有甜滋滋的感覺。當然，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這是韓愈的至理名言。成千上萬的校友，學有專長，名成利就的比比皆是。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我是潮州人，生地、族群不能選擇。但我也以潮州人為光榮，吃苦耐勞，團結創業，父慈子孝，愛家愛國，甚望潮州人發揚光大！

遊戲中的親情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其實近年中國有很多有關父母跟子女一起拍攝的真人騷，雖然我自己不大感興趣，但昨天無聊的時候打開電視機，正播着一個有關這類型的電視節目，沒有太刻意的留意，但這一集的拍攝手法正正吸引了我繼續觀看。

節目最初的時候，有多對藝人父子一起在農村過着簡單的生活，從中體驗在這個比較沒有那麼富足的鄉村內如何感受他們的日常生活，驟眼看沒有什麼大不了，只偶爾看着這些小朋友那種天真無邪的對答，總有點吸引之處，所以便繼續觀賞下去。經過這些生活體驗之後，藝人父親便跟着節目的設計，裝扮成不同人物，例如：觀世音、土地公及忍者龜，他們全副武裝，驟眼看來也非常神似。為什麼他們要穿上這些裝束假扮這些人物呢？原來他們設計這個玩意是很有心思，例如其中一個父親假扮觀世音大士，跟自己大概四歲的孩子傾談，對話內容包括：「你喜歡父母親嗎？」兒子回答：「喜歡。」父親再問：「你想跟爸爸媽媽說什麼？」他說：「我愛他們。」而假扮觀世音的父親再問自己的兒子：「你想不想跟我到天庭生活？」兒子立即搶答：「如果跟你上了天堂，那麼我便不可以跟父母一起生活。」這位小朋友是懷着戰戰兢兢的心情回答，就好像一個前輩訓導後輩的情況，很想說出自己的真心話，但又怕得罪別人，所以看着這個情景，真的明白到這位小朋友的內心想着什麼，為什麼這樣猶豫，就是那麼的直接及真誠。原來這位父親的兒子，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往往也不會把說話直接地說出，所以透過這個遊戲，就能夠讓這位小朋友坦誠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句「我愛你」是那麼令父親動容，或者看着這個電視節目的人，也會感到溫暖。

就正如有很多人也會說，每天跟着家人生活，很多內心世界的說話也很難開口說出，但當環境有變，或者到危急的關頭，原來一直收藏在心中的說話，便很自然地說了出來，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說話很想對父母說，我們不需要等待什麼機會，隨時隨地也應該把自己的心聲跟父母說，一句簡單的「我愛你」，其實都不是太難開口。

誰幹誰的娘？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最近幾年，香港的社會風氣急速轉向，用算是很「陳腔濫調」的成語去形容，可以說是「世風日下」！

先前在本欄提及過，有香港大學的校友慨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香港大學校友的身份是應該值得感到自豪還是羞恥？潘國森則常認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校創校百年，若對香港、中國內地，以至全世界的文明史有什麼貢獻，都是多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香港大學不會僅僅因為任何一位校友的成就便可以得到今天的名譽地位。香港大學也不會為了任何一位學生做了壞事而名譽掃地。因此，我不認為一個人的升降去留，就能「破壞百年基業」。

近日香港大學校園內，出現了有廣府話粗口的「大字報」！據筆者所知三十多年前在學時候的規矩，同學的「大字報」也不是具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必須經學生會「審查」後蓋章才可以貼出來。不知今天是否仍然有這樣的手續，雖則當年也只是「行禮如儀」。今回「粗口大字報」的內容，雖然不代表「學生會官方」（指「幹事會」這個行政部門）的立場，但是公眾可以認定「幹事會」同意這些粗言穢語屬於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員在校內的言論自由。

數十年前香港文化界對以「中國粗口」入文，有不成文的規定和習俗，北方方言的粗口不禁，粵方言則一律迴避。如果罵「他媽的」，還有「幹你娘」，以至極粗鄙的「狗日的」都可以「大大方方」的白紙黑字面世。廣府話五大粗口字則只可以用一個「交叉」（或英文大楷×）借代，後來發展到也可以用其他符號、同音字或近音字去表達。

回歸後，廣府話粗口字入文的限制已不復存在，足證「言論自由」勝過舊日！不過大學生以此辱罵校務委員會主席，輿論為之嘩然亦屬正常。大學出現「李國章X你老母」的影像遍傳香港，有人純以句法結構來談，指出這句髒話主客顛倒，混淆了究竟是「誰幹誰的娘」！「×你老母」即是「幹你娘」，按上文下理，變成了「李國章幹你娘」！學生罵人，反變成找自己母親出來受辱。如果要侮辱「陳大文」卻寫成、說成「陳大文幹你娘」，文意便是陳大文「幹」了「你」的娘。據原作者的用意，我們可以補筆一下改為「陳大文，我幹你娘」，就不至於文理不通了！

香港社會「粗口文化」之失控，分水嶺是二零一三年小學教員當街辱警一案。事後，罵髒話的毒舌婦人沒有受到任何制裁，法律上應被控「阻差辦公」，道德上則應受譴責，結果是「若無其事」！

事件的影響，是「激進民主派」認為如果他們給任何意見不同的人激怒了，都可以因為一個「怒」字而用粗口反擊。其實按幾十年前的街頭文化、江湖規矩，一句「×你老母」等於宣戰，被罵方可以動武打人！雖則打了人可能會惹官非，但是按「市井道德」卻是打人有理。

現屆香港大學學生會認許會員在會方管治的範圍展示針對任何人的「×你老母」標語，又或者學生會幹事以四字粗口為口頭禪，這些「機構方針」和「個人行為」難免影響校譽。潘老人家畢業時已自動失去「學生會會員」的身份，自然秋毫無損。

夏日訪第五石窟

百家廊 朵拉

「邯鄲第五日，晴。清晨氣溫12度，中午氣溫29度，上午觀光目的地為峰峰北響堂山石窟。」在日記簿做記錄後，開始為着衣煩惱。昨晚住山裡，氣溫9度。已過立夏十幾天，9度未免叫人驚訝。一路上忙碌地穿外套，拉起圍巾，來自熱帶國家的作家獲得新鮮體驗，真正領教了邯鄲天氣變化是多麼無窮。

導遊昨晚特別提醒，要看北響堂石窟之前先得爬山，建議今日輕裝上陣。「來到嚮往多年的太行山，再怎麼辛苦也要爬山。」日記簿加了一條今天的勵志信條。佇在響堂山石窟的摩崖石刻邊拍照，H說他年紀老大，就不上去了。可導遊極力游說：「響堂山石窟開鑿於北齊時代，後來的隋、唐、宋、元、明均有增鑿。現有石窟16座，大小佛像4,300多尊之餘，尚有大量的經文碑刻，為中國石窟藝術史的縮影。」

倘若按照排名，邯鄲峰峰響堂山石窟名氣較小，雖然也是1961年中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國寶」，但與敦煌、雲岡、龍門和大足四大石窟相比，響堂山石窟只能位列第五。曾經去過敦煌、雲岡和龍門石窟的佛教徒，對於響堂山石窟仍有佛教徒情意結的嚮往，尤其聽說，雕像都鑿在山清水秀、環境優美的鼓山最優質的石岩中。石窟幽深，人在山洞裡擊掌、拂袖、談笑，甚至大聲走路，都能發出宏亮的回聲，故名「響堂」。

開始登山時大家腳步矯健，還有人談笑風生，逐漸地在蜿蜒的台階上邊走邊歇，後來大家暫停在半山的休息長椅坐着喘氣。有人沮喪說他選擇放棄，旁邊有鼓勵的人喘着氣叫他勿離隊。「這是河北省已發現的最大石窟，而且和甘肅天水的麥積山石窟齊名呢！」

陽光照耀下，無言的美麗散發在高處剛修好的攀花木條遮欄和地上長凳的光影之間，不禁為天地有大美且時刻都在身邊而感動不已。支持我繼續向上攀爬的是「不可思議」，僅僅20多年算是短命的北齊王朝，卻開鑿了遙遙在1,500年後，讓人通過這些殘缺的佛像，得以了解當年東魏興盛的佛教藝術和文化。功勞卻得歸於兩位日本學者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北齊滅亡後，一切看似灰飛煙滅，直到1936年，兩個日本學者在野草叢生的鼓山上，發現這些沉默的石窟，回日本後出版了《響堂山石窟》一書，引起世人矚目。

經過磚石鋪就的響堂山石窟門，再繼續攀上台階，穿過石磚圓月門時，也只看見古老純樸的木結構拜殿簷閣懸掛着紅燈籠在迎接遊客，響堂山石窟獨有的塔形窟就在被稱為中洞的「釋迦洞」。歷經1,500年的洞窟石雕色澤仍然艷麗，漂亮生動的花卉紋飾，飛天綵帶彷彿在風中飄揚，盤腿在蓮花座上的釋迦牟尼佛面相祥和，這時披着黃金顏色的披肩，更顯莊嚴肅敬。佛陀兩側站立的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四壁尚有不少明代善信出資雕刻的小佛龕，保存算是完好，石壁上也鐫刻下這些供養人的名字，有些模糊不清。

時間匆促不能更仔細觀賞，出來前往北洞，也即是標籤第九窟的「大佛洞」，為此地最為華麗宏偉的洞窟。洞窟內的造像都是一佛兩菩薩，即是佛經裡提到的過去、現在、未來的「三世佛」。「大佛洞」無論深、寬、高均為12米左右。在中間方正的中心塔柱，開鑿出三面雄偉壯麗的佛龕，正尊坐佛連座高約5米，表情安詳，面帶微笑，給人親切溫和的感覺。大佛背後浮雕精美的火焰忍冬花紋飾、流雲、蓮花和火龍穿插其間，色彩豐富繁麗。洞窟四壁分佈16個雕刻繁富細緻的塔形佛龕，這種造型是北齊時代的石窟風格。每個佛龕上端都雕上「寶相花」。導遊特別說明，「寶相花」雕飾亦是響堂山獨有，是由寶珠、相輪和蓮花組成。華麗典雅的花紋圖案至今依然清晰，色彩亦保存尚好，可惜龕內的本尊佛像早在1912年被盜鑿一空，眼前這一批佛像是1922年補造的。洞窟前壁上有三個明窗，窟內因此採光充足。喜歡藝術的佛教徒邊看邊嘆息，嘆今天我們的藝術創作益發退步，前人的智慧真是遠比不上呀。

根據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記載「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為穴，納其柩而塞之……」這意思是「大佛洞」頂上，葬有北齊高祖高歡的靈柩。傳說高歡的二兒子高洋，在開鑿此窟前請教數十位風水先生，最後認定最佳風水寶位。唐代高僧道宣在《高僧傳》書中亦曾說，在高歡陵葬內「諸雕刻駭動人鬼」。難怪大家都叫響堂寺為北齊皇家石窟寺。

轉往窟群南端的第三窟「南洞」，又叫「刻經洞」。「刻經洞」裡有三世佛、菩薩和袒胸露背的力士像等，窟內的方形頂上還刻着精細的蓮花藻井。令「刻經洞」聞名遐邇的是此洞窟內外皆刻有佛教經典，一抵前廊，即流連盤桓，腳步趑趄走不過去，整整一片大牆，刻上全本的《維摩詰所說經》，那麼漂亮的書法，找不到形容詞！前壁甬門左右側刻《無量義經偈》，窟外北側為刻經壁，壁側刻有《唐邑寫經造像碑》。遊客立馬戀上了石碑上的經文書法，步履一時三刻都無法向前，明知不可能完整地把刻文帶在相機裡回去，仍不停止拍攝。

北齊時代之所以流行把佛經刻在石頭上，因當時謠傳佛教末法時代經已來臨，加上北魏太武帝毀佛行動和北周武帝滅佛運動，佛教徒擔心佛經和佛像即將被消滅，希望通過石頭的永恆性讓佛法永存人間。結果同時留下的是，北魏時代的精美絕倫的書法和精細的刻工。

人對石刻上的書法一見鍾情，時光卻毫不留情。

導遊大概是忍無可忍，終於開口，催促遊客加緊腳步。午間夏日溫度果然回升，邊下台階的遊客邊脫外套，拉下圍巾，還滿頭大汗，感覺到邯鄲的夏天真的已經來到了。

上車時在日記簿做記錄：「北響堂寺石窟之後，下一站，磁州窯富田遺址和大家陶藝博物館。」

「展覽之星」香港書展

七嘴八舌 小臻

香港書展今年已經到第二十七屆，香港書展應該是最早「成名」的一個展覽之星，然後應該是電腦展、美食展、動漫展，以及影視博覽會。香港書展的成功在於入場人數多，層面廣闊，儘管有人批評書展往往是散貨場，甚至是年輕人入去買特別版文具、書籍收藏品之類的地方，但這樣總比沒有好，多沾一點文化氣息多一份修養。而且平日書局賣的香港書其實不便宜，去到書展可以平價買到何樂而不為，特別是小朋友讀物、工具書等時效性不強的，正好此刻掃貨，最開心是一次過看齊各大出版社推出的新舊書，慳回不少時間和交通費。

據香港貿發局披露今屆書展吸引三十五個國家及地區共六百四十家參展商參展，打破歷屆紀錄，在目前的社會氣候、經濟環境，能有此成績真是不容易。

正因為書展人氣夠，一些本應在旅遊展、商品展出現的攤位也在書展出現，主辦單位直認看中書展人流暢旺。例如日本旅遊局、台灣觀光局都直接間接參與書展活動，透過支持旅遊書出版推廣旅遊景點。九個日本縣市，包括新潟、和歌山、廣島、網走等，聯同日本四大出版社之一的角川集團，展示日本各地的文化風貌。首次參展的日本國家旅遊局將當地盛行的旅行蓋章文化帶到書展。「國際文化村」展區得到二十五個國家的領事館及文化推廣機構參與，包括法國、比利時、德國、以色列、秘魯、南非和美國等，以書籍及文化產品介紹當地文化特色，甚至教你如何去留學。

個人很欣賞今屆香港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閱讀江湖．亦狂亦俠亦溫文」點題，寄望讀者透過書展培養對閱讀的「狂」熱，從而成為外在「溫文」，內載「俠」義的人生主角，並擁有更精彩的人生，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香港的新派武俠文學始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報章武俠小說連載，造成香港看武俠小說、武俠劇、武俠漫畫的人特多，書展特設「筆生武藝——香港的武俠文學」展覽，介紹八位不同年代的香港武俠文學名家，包括梁羽生、金庸、古龍、倪匡、溫瑞安、黃易、喬靖夫及鄭丰，同時展出多件見證香港武俠文學發展的展品，包括名家的真跡手稿、初版小說、改篇自武俠文學的漫畫、電影作品等。參觀人士有機會欣賞到武俠文學泰斗金庸的手稿、小說，以及由金庸親題，以其十四部經典作品首字串連而成的對聯等多件珍貴展品。還有多場以武俠文學為主題的講座，包括由新武俠四大宗師之一溫瑞安主講的「此情可待成追擊——我們早已『復仇者聯盟』」，與讀者分享超新派武俠的起步與發展；新世代武俠文學家喬靖夫和鄭丰亦會主持講座，書迷若能全程參與，收穫亦不錯。

為期七天的書展最好現象是嚮頭式的嫩模寫真風氣收斂了，回到正軌，場內有超過三百六十場文化活動，讓參觀人士在選購心愛讀物的同時亦可拓闊文化接觸面。「名作家講座系列」請來華文文壇具影響力的作家來港分享創作心得。擅寫紀實文學家葉永烈、小說家邱華棟、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的成英姝、還有「二零一六國際安徒生獎」得主曹文軒、曾獲春申原創文學獎的金仁順和台灣的龍應台教授都有讀者見面會；本地文化歷史生活講座有知名人士、作家蔡瀾、粵劇名伶阮兆輝、國際珠寶藝術家陳世英、名設計師靳埭強、設計師「B.Duck之父」許夏林、旅遊作家項明生、藝人兼通識老師林溥來、朱慧敏與小朋友分享益智故事。十優港姐麥明詩母親和歌星陳美齡則分享教養孩子心得。

今年文藝廊呈獻「『絲綢之路』文化行：陝西與印度」展覽，將展出多件珍貴文化展品，包括陝西的西周青銅器、秦磚、漢瓦、盛唐三彩、絲路錢幣，以及印度的書畫、民族服飾、沉香、茶葉、擺設等，展現當地文化風情。文藝廊的小舞台亦會有陝西和印度的民族表演，令書展內涵變得更豐富，不會沉悶。

我老了，請多體諒！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在街上看到一位女士對一位年老的伯伯大聲說話，不斷追問他為何這樣、為何那樣，只見老伯不發一言，一臉迷惘，木無表情，帶點不知所措。我想他是有點失智了，親人不斷逼問老人家各類原因，可能忽略了老人家有時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迷失，忘掉起因，甚至想不起曾經發生過的事。年紀老了，實在需要親人多點體諒。

孔子只講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對七十歲以後就沒有描述了，因為古人能長到這歲數已是極為長壽。在營養佳、醫療技術發達的今天，人類的壽命普遍延長，過百歲的人愈來愈多，可是身體各項機能會先後衰退，保持到骨骼或心臟強健，肝和腦等功能不一定能同步，壽命長了，仍得要接受某些器官衰退所帶來的病苦。精力充沛的人，也會發覺記憶力逐漸退化，經常把事情忘掉，這是一般人最慣常面對的情況，這也難怪，七八十歲仍精力充沛的人很多，不能怪腦袋配合不了。

身體漸差是件很無奈的事，人生規律無人能改變。哪個器官衰老得最快，就如賭場的輪盤無從得知，不影響生命或生活的是天大的幸運了。平日總會遇到一些需用輪椅的人，有些看得出是因為中風以致不良於行，不用癱在家已算大幸。頭腦清醒而四肢不能自主，內心會是多苦！

香港人生活艱難，住屋寸金尺土，家有不能自我照顧的病人，未能聘請工人照顧的，常迫於無奈送往安老院或療養院。我認識好幾位老人，萬般不願遠離家人獨自住到陌生的療養院去，在家人半逼半責怪下，被抬到冰冷的院舍去，有一位老人到達後三天便含淚而終；有一些捱不了幾個月也鬱鬱辭世。在我們決定如何安排照顧老人時，務請多聽聽他們的意見，尊重他們的選擇。生老病死無人能倖免，年老是苦的，請讓家人在落日餘暉的日子裡活得有尊嚴。

「不打擾」意識的缺失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上周，小狸去位於全中國最頂級城市的最頂級街上的最頂級文化場所——北京長安街上的國家大劇院看越劇《屈原》，然而拜斜前方的觀眾小姐所賜，整整一個晚上，小狸被迫換了一個戲碼——《屈原》一句沒聽進去，倒是看了一齣完整的現代浮世繪。

小姐的風俗劇開始於第一幕中段時：她老人家遲到了。雖然國家大劇院有心使用國外的正規觀戲禮儀，比如一旦遲到就要等中場休息才能進，但架不住國情——一群遲到的各色人等在場外大聲抗議，所以只好妥協。於是，看着正高興時，小姐施施然扭進來，不提速、不「踮低」、不歉意，大剌剌東張西望，大剌剌成個剪影晃來晃去。

終於坐下，都沒有看一眼舞台，第一件事，拿出手機，給戲票拍照；第二件事，舉起手機，給演員拍照。至此，小狸眼前已經預先浮現出她即將要做的第三件事：發微信朋友圈。果不其然，預感準確，第三件事，點開微信發朋友圈，噢，竟然沒網！

國家大劇院的劇場內是屏蔽網絡的。

在小姐舉機照相的時候，工作人員曾一度在後排用紅外線筆聚焦她的手機，以提示她不可拍照，但無效，工作人員只好擠過來直接提示。

這第一波動作和事件一個接一個，作為她的近鄰，小狸無法不被一次次地轉移注意力，尤其是工作人員提醒時，還「誠邀」小狸做了「傳聲筒」。待這一波過去時，第一幕已然結束了。

沒有網絡、不能拍照、她也已經坐下了，小狸本以為這回可以踏實看戲了，然而「圖樣圖森破」。這位小姐，就在漆黑的戲院中，再次打開她的iPhone 6 Plus大屏手機，開始P照片……

國家大劇院是現代劇場，聲光電一體，舞台燈光很講究，越劇《屈原》在舞台設計上偏向話劇，屈原又經常有內心獨白戲，換句話說，全場經常處於漆黑中，台上一束追光營造藝術效果。而在這本來很美妙的黑暗效果中，小狸眼角左下方的餘光處，卻總有一塊Plus亮屏，發出刺眼的強光，讓人不斷地跳戲、跳戲，還是跳戲。

而最讓人嘆為觀止的，是這個情況整整持續了七幕——是的，這位小姐沒看一眼舞台，P了整整一齣戲的照片。（未完待續）